

同文
原版

淵鑑類函

盛秋署檢

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八

居處部九

解署 閤里

解署一

山堂肆考曰周禮以八法治官府釋之者曰百官所居曰府此則官廨之說也 左傳疏曰自漢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 史曰元豐初建東西二府于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謂之八位 續世說曰近代通謂府廷爲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天子御正朝名曰正衙 王沂公上契丹事曰燕京南門外有越王廨爲宴集之所 石林燕語曰國初京師職事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徧持私第呈押既覺稽遲又多泄漏 瑣錄曰翰林直房在右闕門內錦衣衛直房之次凡三間每早朝時諸閣老分坐北楹諸學士居中楹其餘居南楹俟門吏報三鼓乃俱赴左掖門 國史唯疑曰端門左有直房五間係坊局官候朝公會及收貯卷箱之所 又曰凡係東官官屬侍班講讀亦于此伺候

解署二

漢書曰何並性清廉爲潁川太守妻子不至官舍 水經注曰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爲清河太守作公廨木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于是冀乃鬼見白曰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爲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畧言高貴不尚節畝釐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爲差代以旌幽中之訟 世說新語曰王導治揚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爲次道治此爾何少爲王公所重故屢發此歎 晉書曰羊祜都督荊州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 又曰杜預爲秦州刺史石鑒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候贖論幽明錄曰桓恭爲桓石民參軍在丹徒所住廨牀前有一小陷穴詳視是古墓桓食常先以鮭鮓投穴中如此經年後眠始覺見一人在牀前云吾終沒以來七百餘年後絕嗣滅蒸嘗欲寄君恒食見播及感德無已依君

籍當為寧州刺史後果如其言 南史曰傳昭為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傳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空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聽事入墮中自是郡遂無患 又曰蔡凝字子居為中書侍郎遷晉陽太守及將至郡更令左右修中書解宇曰庶來者無勞 舊唐書曰房瑄開元中歷慈谿宋城濟源縣令所在為政多興利除害繕理解宇頗著能名 又曰李聽起為郇寧節度使郇州衙廳相傳不利葺修以致墜壞聽曰帥臣鑿凶門而出豈有徇于巫祝而隳公署邪遂命葺之卒無異變

廨署三

飾官舍 毀舊府 上下俱不入 始至 上詳前二 叔孫驥一日 伐樹織葺 繕圖葺舍 晉羅含字君

府寺 官舍 上詳前二 九棘三槐 二府八位 馬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大夫位

其後西三槐三公位焉州長吏席在其後左嘉 鮭餅投穴 弓矢向守 為吳興太守郡界有卡山山下有項

寢 漢帝元年曹參為齊相齊人長子餘張弓矢向蕭惠明既而孔季恭曾為此郡未聞有安 避正堂 虛正

中書即私家也時安厚卿在政府父日華尚中書卿入朝微仲虛正寢以待之以此大制中辭微仲云界以 崔集

烏樓 漢黃霸為相京兆尹張敞舍難集丞 官舍得狸 廳事鳴蛋 廳事華修 王浚起廳事極其華修

絕 雞相集河中以爲神雀 丁見御史大夫 珍怒曰豈可徒官廳 廳事華修 王浚起廳事極其華修

鑒池詩 參天蔽日 王堂數語 真登瀛洲者 就詞林後園結清風亭亭下鑒池時連決渠引泉公遂宴坐

楹後堂有二
柏亦潛所種

解署四

詩宋楊萬里題太和主簿趙昌父官署詩曰西昌主簿如禪僧日餐秋菊嚼春水西昌官舍如佛室一物也

無惟有竹俸錢三月不曾支竹陰過午未晨炊大兒怒叫小兒啼乃翁對竹方哦詩 明高啓京師寓解詩曰

誰言舊隱非靜里且相依綠樹城通迤青山寺對扉官閒休直早客久夢還稀是物春來興惟存舊賜衣 又

曰久夜頻聽雨經春不見花靡無青渚燕楊柳白門鴉拙宦危機遠工吟僻性加閒坊車馬少不似住京華

又曰寂寞過芳時幽懷只自知袖無投相刺篋有寄僧詩鼠跡塵凝帳蛙聲雨到池疎慵堪置散不敢怨名卑

袁袞齋宿院署詩曰壁薦崇元日郊裡戒百工泰壇雲霧裏象輅羽儀中越席陳陽位元端處法官甘泉徒

欲賦文藻嫺揚雄 李東陽齋居和舜咨侍讀院署見寄詩曰綠槐庭館坐春風十九年前此興同未老身猶

書卷裏不眠人在漏聲中大鵬南去雲連海羣鳥西飛月繞空燈火憶君連夕話不勝幽思滿齋宮

記唐顧况宛陵公署記曰博陵崔公端憲臺出九江涉吳換號三牧作又仁聲上騰上褒之以宣欽等州團

練觀察採石軍使內建茂行外傳純德德鋪生人生人受賜所部無事緝乎井屋高棟大廡樓傳高亭署以崇

牙虔君命也畧五千架圻漫赭堊燭乎一州竹頭木屑皆適所用前鎮未之有也兵馬使南陽張伯陽承公指

揮應接不暇廣而不費華而中儉堡有嚴柝封有巨防巢洞之寇化為平民銅官戰馬牛渚姑熟之隘籠波洛

谷莫不帖焉 楊夔烏程縣修建解宇記曰叔孫昭子聘于晉晉受邾人之愬執昭子寘于箕使吏藩之昭子

不以拘為意止之舍有壞必葺去之如始至故春秋賢之今有受九重之命母百里之民凋瘵者繫之以綏訛

弊者藉之以移既休于公宇觀其隳摧圯漏忍而不治者無乃取譏于君子丹陽某公以再命尹于烏程降車

之期月察訟決獄之暇周視官署其門傾其廳歆其牆圯其廡偃頽簷側楹倒移傾倚風雨罔庇寒暑是窘公

歎曰建之者何人壞之者何心既叨守邑其敢不力自懋以圖嗣修乎

館一

原說文曰館客舍也 周禮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

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官也 又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視館致餼注曰謂以上卿之禮禮之

左傳曰圻人以時填館宮室注曰填泥飾也 荊州圖副曰襄陽縣南有桃林館是則餞行送歸之所萃也 **南**部

新書曰荊南五花館待客之上地也故蔣元曰不是上台隣姓氏五花賓館敢從容 郡國志曰台州仙石山

有館土人謂之黃公客堂 藝圖曰漢畿內千里並京兆府治之內外官館一百四十五所三輔四十五所郡

國官館百四十五所 兩京記曰西京承天門第一鴻臚寺次鴻臚客館 開元文字曰凡事之賓客館焉舍

也館有積以朝聘之官是也客舍逆旅名候館也公館也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 王

沂公上契丹事曰燕京南門外有永平館舊名碣石館清和後易之 又曰檀州五十里至金溝館將之館川

原平曠謂之金溝淀國主嘗于此過冬自此入山詰屈登陟無復里堠但以馬行計日約其里數 又曰古北

口兩傍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舖鼓弓連繩本范陽防阮契丹之所最爲隘束出口度得勝嶺盤道數

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偏槍嶺四十里至卧如來館 使遠行程記曰自檀州北行八十里

又八十里爲虎北口館 禁扁曰金以幽州爲中都汴爲南京有會同館歸仁館同文館思華館聚文館來寧

館來同館懷德館肅儀館 石湖集曰會同館燕山客館也遼已有之 又曰燕賓館燕山城外館也 燕都

遊覽志曰四夷館在玉河橋之西 又曰望京館在城東北五十里孫侯村遼建爲河北使臣宿昔餞飲之所

館二

左傳曰子產相鄭伯如晉以魯喪未見子產欲壞其館垣以納車馬士文伯讓之曰繕垣葺牆以待賓客今

吾子壞之其若異客何子產曰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實見無時命不可知請執事將何所命

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趙簡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我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

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又曰秦伯吹館晉侯饋七牢焉 **又**曰楚令尹子

元欲盡文夫人爲館于其側而振萬焉 又曰晉分曹衛之田公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曰晉新得諸

侯必親其恭不逮行將無及也 又曰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禮記曰孔子之衛遇舊

館人之喪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于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于舊館無乃已重乎 **原**戰國策曰燕

昭王見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隗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古者人君以千金求千里馬渭人得
千里馬已死買其骨返以報君大怒對曰死馬尚市況生馬乎基年千里馬至者三王欲士先從隗隗且見事
况賢于隗者乎乃築館而師之樂毅鄒衍劇辛皆爭走燕遂以破齊○郊祀志曰武帝七上年幸雍郊見五
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硤氏館○黃圖曰河間獻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原漢書曰
公孫弘起徒步數十年至宰相封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弘
年八十終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者客館丘墟而已至賀屈氂時壞已為馬廐
車庫奴婢舍矣○又曰元帝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揚雄作賦以諫○魏志曰管寧字幼安與同縣郡原
相友俱遊學于異國聞公孫度令行于海外遂與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世說曰魏明帝為
外祖母築館于甄氏既成謂左右曰館當何以為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于括王罔極過于曾閔此館之
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雷次宗傳曰元嘉中召詣京邑為築室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宋書曰
元嘉十五年立儒學館于北郊命雷次宗居之○齊書曰褚伯玉字元瑛居剡瀑布山宋孝建二年徵聘不至
齊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于剡白山立太平館以處之○又曰永明五
年立商隱館于孫陵岡○幽怪錄曰竟陵掾劉諷夜投空館有女郎至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滅歡
娛不終緣尊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忽有黃衣人曰婆提王屈娘子速來女郎皆起明日拾得翠
釵數隻○玉海曰淳化四年始置四方館使列于內職○思陵錄曰淳熙十五年置留守司顏師魯高震至燕
京燕京館宴畢入來寧館蓋泛使之館也○成祖實錄曰永樂初設北京會同館改順天府燕臺驛為之○明
會典曰正統六年定為南北二館北館六所南館三所

館三

歸組

飾厨禮曰大饗卷三牲之組歸于賓館宣詔曰或禮與儀役飾厨獻歌受業漢明帝紀儒館

假館

處妾傳稱過客注厨飲食傳傳舍使及過客皆得令稱其意舊音轉招隱西京雜記公孫弘開東閣分三館曰

除館

崇館晉人為季孫除館于西河四之也適館詩適子之館今連榻坐客

大帝徵詣都晉人為季孫除館于西河四之也適館詩適子之館今連榻坐客

倒屣迎賓晉羊琇素貴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罕賀乃連闕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

異材吾不如也吾不問所舍敢辱大館見人不能館不問云云士不敢亂子無藝能六館之士不

致館並儀賓至如歸舍不為暴築王姬館築舅氏館左傳夏單伯逆王姬于齊天子賜舍司儀

互市與商人雜居隋煬帝于建國門外置四館待四方使客各掌方國互市貞觀十五年上謂侍臣曰

令京史充考使至京師與商人雜居禮不足人多怨下鴻臚典客廣文博士命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

傳元宗愛虞之材欲置左右廣文館李國言傳為浮槎橫江此浮槎館在廣西南寧府橫州秦觀嘗過

奏樂西川衛詩置酒迎風館李國言傳為浮槎橫江此浮槎館在廣西南寧府橫州秦觀嘗過

黃花元帝初元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乃者火災降同文樂賓同文館在黃南府赤壁南觀書過

高麗貢使館朝覲修容會計交政宗元師朝覲為修容左傳司里不授館濃花發黃葉稀野館

賜名西館馬中峙左思魏都司里不授舍館未定左傳司里不授館濃花發黃葉稀野館

館四同魚鱗鄰蛟室浩然詩野館鄰蛟室人煙接島夷欽賢接士前

詩晉表宏擬古詩曰高館百餘仞迢遞虛中亭文幌曜瓊扇碧疏映綺樞後周庾信入彭城餘詩曰襄君

前建國項氏昔稜威鷄飛傷楚戰雞鳴悲漢園年代殊氓俗風雲更盛衰水流浮磬動山深喧狖飛夏餘花欲

盡秋近雁將稀槐庭垂綠穗蓮浦落紅衣唐崔輔國題豫章館詩曰楊柳映春江江南轉佳麗吳門綠波

裏越國青山際遊宦常往來津亭暫臨憩驛前蒼石沒浦外湖沙細向晚宴且歡孤舟問然逝雲雷西北客氣

歇東南帝獨有萋萋心誰知怨芳歲岑參銀山磧西館詩曰銀山峽口風似箭鐵門關西月如練雙雙流淚

沾馬毛颯颯胡沙迸人面丈夫二十未富貴安能終身守筆硯儲光義終南幽館詩曰卜築青巖裏雲蘿四

垂陰虛室若無人喬木自成林時有清風至側聞樵采音鳳凰鳴南岡望壁隔層岑既言山路遠復道溪流深

僊佺空中遊虬龍水中吟何當見輕翼為我達遠心王維文杏館詩曰文杏裁為梁香茅結為宇不知棟裏

雲去作人間雨 又竹裏館詩曰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裴迪竹裏館詩曰來過竹裏館日與道相親出入唯山鳥幽深無世人 李白題宛溪館詩曰吾憐宛溪好百尺照心明何謝新安水千尋見底清白沙留月色綠竹助秋聲却笑嚴端上于今獨擅名 沈佺期岳館詩曰洞壑仙人館孤峯玉女臺空濛朝雨合窈窕夕陽開荒澗含輕霧虛巖應薄雷正逢鸞與鶴歌舞出天來 孟浩然次蔡陽館詩曰日暮馬行疾城荒人住稀聽歌疑近楚投館忽如歸魯堰田疇廣章陵氣色微明朝拜嘉慶須著老萊衣 杜甫山館詩曰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山鬼吹燈滅厨人語夜闌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 元劉因寓萬壽宮館舍詩曰來時殘雪點征衣落盡庭花尚未歸夢裏不知身尚病春山歸路馬如飛 黃庚王修竹館即事詩曰池館翠涼處寬閑稱客居未仙猶闌苑不夢亦華胥竹靜堪居鶴荷香欲醉魚心清無箇事長日一編書 劉秉忠客館詩曰客館蕭條動客情飛螢箇箇傍窓明樓頭鼓角聲吹斷漏下銀河第一聲 郝經新館感春詩曰東風吹徹水氣撲虛簷月宿星河澹江城鼓角嚴年深愁不醒春至恨猶添爲問秦通守何顏說錦簾 虞集赤城館詩曰雷起龍門山雨灑赤城館蕭騷山木高浩蕩塵路斷魚龍起新波燕雀集虛幔開戶微風興倚杖衆雲散 明劉養晦野館詩曰安穩桐溪上時危久索居蟻穿庭下穴蝸篆壁間書野水臨秋迥山窓映月虛十年戎馬亂歸計定何如 高啓晚至西陵館詩曰匹馬倦嘶風蕭蕭逐轉蓬地經兵亂後歲盡客愁中晚渡隨潮急寒山舊驛空可憐今夜月相照宿江東 又客館秋懷詩曰獨卧愁空館牆陰野豆開暑將潮氣斂秋與竹聲來身賤多違志時清少棄材慙非張仲蔚門戶有蒿萊 楊基宿高季迪京館詩曰歲晚此相逢鄉情似酒濃語長銷夜燭夢短及晨鐘急雪風鳴葦微雲月照松雞前趨闕去寒樹曉龍葱

賦晉張協元武館賦曰爾乃地勢夷敞既膏且腴環以翠林帶以赤渠尋厥先之攸基實張氏之舊墟何魏后之周覽遂築館而起廬既號元武是曰石樓于是崇墉四匝豐廈詭譎爛若丹霞皎如素雪璀璨皓盱華瑤四垂接棟連阿崕嶠參差朱戶清鋪幽闔秘闔于是高樓特起疎峙宮堯飛費四注上檠浮霄直亭亭以孤立迎千里之清颺陽扉南啓陰軒北達春牖左開秋窓右豁仰視雲根俯臨天末木則楸梓夾路翁蔚如林洪幹

十圍修枝百尋 潘尼東武館賦曰東武館者蓋東武陽侯之館也嘉大雅之洪操美明哲之保身懲都邑之迫險厭里巷之囂塵慕古公之胥宇羨孟氏之審鄰將遷居于爽塏乃投迹于里仁前則行旅四凌通衢交會水泛輕舟陸方羽蓋後則崇山崔嵬茂林幽藹彌望遠覽混養夷泰表裏山河出入襟帶若乃潛流旁注飛渠脉散芙蓉映渚靈芝蔽岸于是逍遙靈沼遊豫華林彎弓撫彈娛志蕩心恬不空縱綸不苟沈遊鱗雙躍落羽相尋膳夫進俎虞人獻新春醴九醞嘉豆百盞隨波沂流乍往乍旋

原銘後漢李尤高安館銘曰巍巍高安明聖是修惟嶢麗館窓闌列周長除臨起櫺檻相承聖朝明察同保休徵 又平樂館銘曰乃興平樂弘敞麗光層樓通閣禁闥洞房芬梁照曜朱華飾當騁武舒秘以示幽荒如榮晉覆然後來王

驛一

說文曰驛置騎也 玉海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者謂之邸郵騎傳遞之館在四方者謂之驛 廣雅曰郵

驛也置亦驛也 風俗通曰漢改郵爲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 玉藻曰士曰傳遞之臣 注云連以車馬給使者也

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 孟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 漢宣帝詔曰吏或飾厨傳稱過使客以取名

述疾故謂之傳遞也 師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速之使過去也 孫樵記曰褒城驛號天下第一 詩詒曰白沙

驛在永州一百二十里祁陽縣下臨湘水西岸門外有亭以形勝盡在此也

驛二

漢書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以任俠自喜爲太子舍人五日一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郭詣謝賓客夜以繼日

常恐不徧 又曰魏相爲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許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奸收

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 又曰王溫舒爲河內太守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爲驛自河內至長安奏行

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 後漢書曰趙孝字長平父晉王莽時爲田禾將軍任孝爲

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灑待之孝旣至不自名長

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于是遂去 又曰劉寵累登卿相家無貨

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又曰衛城
建武時遷桂陽太守三縣去郡遠且千里每一吏出徭及數家輒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于是
役省勞息 會要曰開元十六年七月敕傳驛因御史出使察之二十五年五月御史鄭審檢校兩京館驛猶
未稱使今驛門前十二辰堆即審創焉 舊唐書曰裴潏元和和中兩河用兵初憲宗寵任內官以充館驛使有
曹進五者恃恩暴戾過四方使多倨有至挫辱者宰相李吉甫奏罷之十二年淮西用兵復以內官爲使潏上
疏曰館驛之務每驛皆有專知官畿內有京兆尹外道有觀察使刺史迭相監臨臺中又有御史充館驛使專
察過關若令官闡之臣出參館驛之務則內臣外事職分各殊竊恐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言雖不用帝意
嘉之 新唐書曰元稹爲御史分司東都召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面宰相以
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參軍 舊唐書曰柳公綽長慶元年爲京兆尹時河朔復叛朝廷用兵
補授行營諸將朝令夕改驛騎相望公綽奏曰自幽鎮用兵使命繁併館遞匱乏鞍馬多闕又敕使行李人數
都無限約其衣緋紫乘馬者二十三十匹衣黃綠者不下十匹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既盡遂
奪路人鞍馬衣冠士庶驚擾嗟遠近喧騰行李將絕伏望聊爲定限乃下中書條疏人數自是吏不告勞

驛三

聚

續食 野廣氏掌連國路至于西黨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
人聚糧之有相期者則誅之 鄭當時置驛馬四郊迎賓驛傳 乘驛 請地 楚子乘驛也 左氏曰

趙孝止

詳上 一宿去 三日館 舍一宿而去 左傳三曰館舍 乘驛 請地 楚子乘驛也 左氏曰

息

詳上 一宿去 三日館 舍一宿而去 左傳三曰館舍 乘驛 請地 楚子乘驛也 左氏曰

賦傳

避傳 宗避重曰 延客 閑人 賓客 下詳驛二 不修 私具 郵驛 不修知其不能 下詳驛二

宿

飾傳 稱客 上詳驛二 杜郵 賜劍 皇華 擲書 秦王聞之怒強起之武安君病起乃免爲士伍遷之何如

賓

詳上 杜郵 賜劍 皇華 擲書 秦王聞之怒強起之武安君病起乃免爲士伍遷之何如

賓

詳上 杜郵 賜劍 皇華 擲書 秦王聞之怒強起之武安君病起乃免爲士伍遷之何如

賓

詳上 杜郵 賜劍 皇華 擲書 秦王聞之怒強起之武安君病起乃免爲士伍遷之何如

賓

傳詣洛

乘傳過家

與史記漢高祖傳諸洛陽曰蜀人仲子陵者王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皆以爲榮取善

謹
啟

賢飛去吾欲死恐人議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殺買而代之是欺吾王也楚王曰齊有信臣若此乃

公沒已

感我淚交流
祠曹諱羊祐
此驛何不侔
我欲避公諱
改名避賢郵
巴軫女巫不
讓宦官

上行
曰州
臣財

黃州左震爲刺史晨至驛門局戶不啓震命壞鎖而入曳亞斬階下惡少皆死籍其僭巨萬悉列于

驛中
馬信
元送

市建馬募使足唐盧鈞拜爲華州刺史關輪驛馬疲耗鈞爲市健馬率

銀疑一

馳驛入奏
飛驛達警
唐溫造使
州還詔馳
驛入奏
工奄常

宿 薑

見迎人夢頻筆驛在底天府東八里冶亭昔江海常宿于此夢得彩筆元稹昔日曾于解縣飲酒有一

席黃丞

有贈黃明府詩
隴道塢
驛前池
所置屯丘
元稹詩
嚴秦修此驛
兼漲驛前池
埋輪
籌竿

子曰

飛狐亭障
井陘烽燧
十二年與杜

市自
公西
至河

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高陽傳舍
潁川垂亭傳

黃守溪

川使司印官皆蓋縣

原乘傳

傳置漢文帝召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給傳舍公食吏車澤奇星召輶車使軍書

行人

其乏困行幸往來其困乏無憂客使左傳高其閭闔厚其遄征遄往載馳載驅赤白囊丙吉傳

來至馭

御史知驛會要大厠中各以御史知驛遂稱使

今驛門

水陸相兼六典駕舟中掌天下傳鬻凡三十里一驛天下凡一千六百

金庫

當似人語對曰似言三郎即當故又言即當驛

立衣止

今日爲及不堪若直一烟名爲草上烟有勢力使命常數程打過

來之請以

劉東義完金臺集劉蕡昌平人歷遼金無能發潛德者
畢又至京釋史彙編華亭沈昭陽等

10

卷之三

命于午門上布針乃問英國公征高事昭陽占曰此大勝之兆時正午當得捷音其時果有飛報至報安南平上大悅賜鈔幣還歸鄉里

驛五

詩梁庾肩吾亂後經吳郡亭詩曰郡亭一四望風塵千里昏青袍異春草白馬即吳門獵戎鯁伊洛雜種亂

軒轅輦道通關塞王城似太原休明鼎尚重秉禮國猶存殷鑒父難蹟堯城吏轉尊泣血悲東走橫戈念北奔

方憑七廟畧誓雪五陵寬人事今如此天道共誰論唐張說古泉驛詩曰昔聞陳仲子守義辭三公身賈妻

織屨樂亦在其中豈無窮賤苦羞與傾巧同長白臨河上於陵入濟東我今行至此感歎古泉空又深渡驛

詩曰旅宿青山夜荒庭白露秋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猿響寒巖樹螢移石驛樓他鄉對搖落併覺起離憂

宋之問至端州驛見杜五審言沈三仝期閣五朝隱王二無競題壁慨然成咏詩曰逐臣北地承嚴譴調到

南中每相見豈意南中岐路多千山萬水分鄉縣雲遙雨散各飄飛海闊天長音信稀處處山川同瘴癘自憐

能得幾人歸又題大庾嶺北驛詩曰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迴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江靜潮初落林昏

瘴不開明朝望鄉處應見隴頭梅王勃白下驛餞唐少府詩曰下驛窮交日昌亭旅十年相知何用早懷抱

即依然浦樓低晚照鄉路隔風烟去去如何道長安在日邊蘇迺曉發方驛詩曰傳置遠山蹊龍鍾蹢躅

泥片陰常作雨微照已生寬鬢髮愁氛換心情險路迷方知向蜀老偏識子規啼李白至鴨欄驛上白馬磯

贈裴侍御詩曰側疊萬古石橫爲白馬磯亂流若電轉舉棹揚珠輝臨驛卷緹幕升堂接繡衣情親不避馬爲

我解霜威杜甫宿白沙驛詩曰水宿仍餘照人烟復此亭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萬象皆春氣孤槎祇客

星隨波無限好的近南暝李商隱籌筆驛詩曰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

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終不忝關張無命復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甫吟成恨有餘元黃庚書山陰驛

詩曰迢遞三山道重來感舊遊潮聲寒帶雨山色淡生秋寄驛通鄉信題詩記旅愁江湖十年客兩度到西州

范梈過三合驛詩曰一春歸計又蹉跎窮粵風光奈病何總有青山千萬疊行人長少鴈鵠多薩都刺至

龍潭驛詩曰野草山花知姓氏人生踪跡是浮萍帆衝細雨空江白鳥沒長淮遠樹青今夜故人離水驛明朝

別酒盡沙瓶匆匆又入丹陽去暮鼓晨鐘已候聽又題茶陽驛詩曰白雲飛出山怒壁蒼峽裂幽谷濕晴雲

絕壁灑飛雪萬折入滄海龍宮水晶闕簸揚弄珠人冰簾挂寒月 又題揚州驛詩曰銀燭高烧照不眠呼兒飲馬吸清泉寒砧萬戶月如水塞雁一聲霜滿天金縷歌來枕上銀瓶索酒到亭前明朝走馬燕山道贏得紅樓說少年 明劉基發安仁驛詩曰雞鳴發山驛天黑路徧險煙樹出猿聲風枝落螢點江秋氣轉炎嶂濕雲難斂佇立山雨來客愁紛冉冉 又夜泊桐江驛詩曰伯夷清節太公功出處非邪豈必同不是雲臺與帝業桐江無用一絲風 汪廣洋登胥江驛亭詩曰小閣開簾望遠岑暖風晴日轉幽禽胥江流水清無底較比春愁一樣深 曾榮駕次江心驛詩曰清蹕初傳日未西鴻臚將引唱班齊管門風暖千旗動輦路雲香萬馬嘶草綠夜塘多是水雨晴沙道不成泥忽傳四鼓鑾輿發不寐時時聽曉雞 王守仁書草萍驛詩曰一戰功成未足奇覲征消息尚堪危邊方西北傳方警民力東南已盡疲萬里秋風嘶甲馬千山斜日度旌旗小臣何圖馳驅急欲請回鑾罷六師

記唐李勉滑州新驛記曰余命試光祿卿兼同州別駕裴萬以恪以幹俾主剏厠圻境之工授其意曰無尚雕木之異無榮飾土之奇揆時勿奪詳費就簡惟疎楹棟將違暑也廣庭廡將違風也取寧體之用去娛目之奢形彩爲文刻剏像物有益勞費豈利陰床况玩巧蕩神誇麗踰度乎 崔祐甫滑州新驛碑陰記曰連帥尚書汧公爲國垣輪于東土軍禮肅人誦興新其亭傳以待賓旅謀之有程設之有所力肆于悅巧俊于淫勿亟而成得其時制博敞高明俾其開闔沈深與密沓然其堂室 鄭就宋州重修五驛記曰我季父適守睢陽大軍頓其所資糧器械且靡闕一毫明年九月賊平我公念雁池泊會亭五驛前爲賊熾焰所滌况沿河旁午豈可使厦屋不修乃厠材屏工未數月而畢其創匠輪奐爲客館之最

閭里

說文曰閭里門也 又曰里居也 爾雅曰巷門謂之閭 風俗通曰五家爲軌十軌爲里里者止也五十家共居止也 周禮曰太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曰聽閭里以版圖 又曰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若國有大故則卿大夫各守其閭以待政令 又曰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以邦比之法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

役國事以相葬埋 又曰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鄣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 毛詩曰將仲子兮無踰我里 尚書曰表厥宅里 禮記月令曰孟夏門閭無閉 淮南子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閭里二

增列子曰燕人生于燕長于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若里之社也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泣然而泣指隴曰此若先人之冢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皆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悲生更微 水經注曰齊景公欲更晏子宅辭曰敢煩里旅吾生則近市死豈易志因葬故宅後人名之曰清節里 漢書曰武帝以璽書敕樓船將軍楊僕曰將軍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 又曰萬石君慶徙居平陵里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張湛為馮翊告歸平陵里望里門而步 後漢書曰荀淑有子八人儉鯢靖熹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初荀氏舊里名西豪類陰令渤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因改其里曰高陽里 齊書曰劉繪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者所居名穢里繪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答曰未審孔子有何闕而居闕里繪歎其辨速 南史曰花柏年漢中人常詣宋明帝因言及南海貪泉帝問年曰卿里中有此水否對曰臣漢中唯有文里武鄉廉泉讓水足以表名 唐書曰劉仁軌咸亨中進爵為公子及兄子授上柱國者三人州黨榮之號所居為樂城鄉三柱里 又曰劉知幾封居巢縣子鄉人以知幾兄弟六人進士及第文學知名改其鄉里為高陽鄉居巢里 又曰張嘉貞為相弟嘉祐為金吾將軍每上朝軒蓋駟導盈閭巷人號所居坊為鳴珂里 五代史曰鄧佑擢童子科弟吉擢三禮科改所居為揚名鄉兩秀里 宋史曰趙清獻公之里表曰故孝子太師趙清獻居其里曰孝悌里

閭里三

原五比為閭 五鄰為里 上下俱詳前 無閉 必步 上詳前 門 荀氏 龐公 上詳前 閭里 下車 仁 迴車 內史石慶醉歸入里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對案不食曾參迴車勝母之里 式商容 式干木 武王式商客問魏 仁為美 義不入里

二上果有所建明亡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夷逢君之惡以惠苦其父

母之邪乃復伶其車服旌施之美使邦君負弩矢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
 里門之意乎唐李勣歲時往從韋成翟讓為盜說之曰所居鄉里不宜自為割處
 禮祭義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
 犯寡而弟達于州巷矣孟子曰守望相助
 坐拜庭中乃出或諫不可曰吾示子孫不忘本也
 司空圖每歲時祠講歌舞圖于閭里者老相樂

示子孫不忘與耆老相樂
 老窮不遺守望相助
 今至具威儀入謁師範遺吏挾

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八

卷之六

八